



## 荷塘月色

古丽蓉

我是在1991年8月份的一天，从北京海淀区定慧寺一幢十八层的新楼，我和先生拥有的一套两室一厅的新房出发，坐着朋友开的单位的小轿车，拿着从另一朋友处借的一千美元买的单程机票，到北京首都机场，踏上这条留美的道路。

我们的小家很温馨。结婚的时候我正在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拿着刚好够一人吃清华食堂饭菜的研究生补助金。好在先生已经研究生毕业了，又在国家机关找了份体面的工作，有一份凑凑和和的工资，又从单位分到一套属于我们的二室一厅的新居。结婚时我们从父母兄长姐妹们手中得到大约七千多元的安家费，等这些钱花完了，我们便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小的、温馨的家。

我大部分时间仍是住在清华大校园里。我们博士生女生宿舍楼是校园西区的一幢新楼，三个女生合住一间大大的屋子，屋里还有一个壁橱放各种杂件物件。我因为要上课，当然是住校才对。但我舍不得偏偏要住在学校的原因，更是那些每天不用自己准备

的一日三餐，是楼里新潮的随时可用的冷水淋浴，是我看惯了走惯了的清华校园，是我离不开的清华校园，园里的荷塘月色。

骑车回家的每一个周末，是我们的又一个蜜月。先生之前会估算着时间，把平时楼道里一帮统统才新结婚，但统统过得和单身汉一样的朋友们，也是同一单位的同事们上门瞎吃瞎喝看坏录像吹牛侃大山的劣迹掩饰一下，还买了我喜欢的鲜鱼和各类食物小吃，美美地等着我。他

在我们新买的席梦思上，在我们新置办的转角沙发上，在我们贴满客厅一整面墙的美丽的花的世界里，温柔而热烈地等待他神奇的新娘。

而当我在八月的那天，在北京首都机场起飞，带着我一年四季的衣装，带着我从少女时开始背诵的唐诗宋词诗集，带着我对新世界的憧憬和不安挥手离去，我真的离开了我离不去的家，我真的离开了我离不去的校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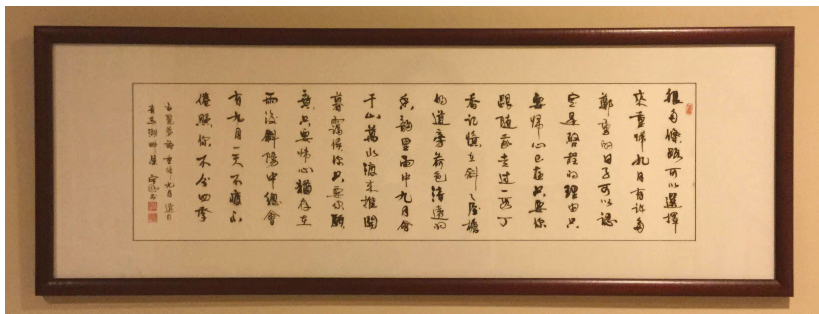
如果我真的离开了，为什



京都新家 孙宇明摄影



翰清和翰华，我们的小清华园



孙宇明书法 古丽蓉诗《重归九月》

## 重归九月

很多条路可以选择来  
重归九月  
有许多郑重的日子  
可以认定是  
启程的理由

只要归心已在  
只要你跟随我  
走过一段丁香记忆  
在斜斜屋檐的道旁  
荷色清远的香韵里  
雨中九月  
会千山万水渡来  
推开暮霭候你

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归心犹存  
在雨后斜阳中  
总会有九月一天  
不疲不倦照你  
不分四季


么我的一个儿子叫翰清，一个儿子叫翰华，我预料中会走到我生命中的狗狗女儿名字叫翰园？我和我的孩子们，这个小清华园，一起在异国他乡幸福地生活了这么多年？

在和先生持续一生的谈话中，学校就在我们眼前。在和校友们的团聚聊天中，清华就在饭桌上，在我们端着的酒杯里。我生活了十年爱了十年的母校，在我八月眷眷的离情里，长出来两只旋风腿，生出来两只凤凰翅，飞过大西洋飞到我

的身旁，与我一起，走在我天涯流浪每一处走过的地方。

而我在北京的温馨的小家，我在北京清华大学的荷池和那时的明月，我又何时离开过，我又何曾离开得了？

在世界各地每一处荷塘，我看见凌波仙子曾在清华的园子里开放过。在每一个月圆的晚上，清辉如银，我看见我的爱人在池畔等我，恰恰是那时的月，那时的情。

而我的归期，抬眼可见，那是九月一天。

（作者简介：古丽蓉自1981年起在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学习十年，在校期间曾任文学社社长。1991年赴美，1993年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电子工程硕士，现任职于美国农业部。其散文诗歌在国内外多家多处平台媒体发表，并著有诗集《再见雨季》，散文集《生命树》。现正着手编辑【清华美丽】系列丛书。其先生孙宇明同为1981级校友，在校期间曾任书法社社长。夫妻二人感情甚笃，有微信公众号“华翰墨影”。）